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牛郎織女傳 第五回 金牛星下凡救金郎 惡馬氏存心害小叔

話說金郎被馬氏正在痛打，痛哭之際，忽然來了一人，你道是誰？原來其兄牛金成由城內回來，聞得內廳喧吵之聲，即忙大步奔入。見馬氏揪住金郎毒打，上前將藤條搶在手中，便向馬氏打了十餘下，把馬氏喝開一邊，然後拖過金郎立在身旁，代他揩拭血跡，又命家人打水來洗淨，穿好衣服，叫他吃飯。金成怒猶未息，以手指著馬氏罵道：「你這潑婦，良心何在？時常毒打幼小之叔。今日不知何故，又遭你的毒手？幸我今日回來，若非我來，你豈不將他打死？自此以後，如再故違，那時定不同你干休！」馬氏被丈夫打罵了一頓，滿面的羞慚，停了一刻，方立起身來，進內房去了。金成又問了家人幾句，方知金郎被風箏跌濕衣裳被打，也自感歎了一回。坐在廳上，自己思想：「父親遺命，囑我好生看待幼弟，不料不賢之妻凌虐於他，真正令人可恨！今幼弟年已八歲，可以入學讀書，以免時遭慘害。或者得受師訓化，智識既可以開通，又可以脫離悍婦之手，亦免我內顧之憂。」想及至此，主意已定。立起身來，四處查看家情。

過了幾日，即托鄰人請了一位秀士，姓任，名笑凡，在家教讀。金成即命家人收拾前廳東書房三間，打掃乾淨，擇了黃道吉日，正是初秋七月的天氣，請了先生到家，教金郎讀書。任笑凡作西賓頗有經驗，金郎也甚聰敏，師生互相親愛。讀了一年，四書過目不忘，聰明無比。自從那日被金成責打馬氏以後，又命金郎另居讀書，雖然仇恨在心，不敢再下毒手，但夫婦之間，不免發生不睦之態度，卻也不大妨礙。到了次年，金郎年已九歲，讀了一年書籍，加之先生訓誨，智識稍為開通。無如金郎的難星未滿，不能脫離苦海。忽然教師染病臥牀不起，未幾去世。金成又花費了葬殮銀錢，了結喪事。自此金郎又無先生教讀，雖自己聰敏，也就半途廢止，不免陷入於苦海之中。金成不在家中，衣不得暖，食不得飽，早晚打罵，在所不免。金成豈能保護周全？金郎受難，暫行按下。

再說太白金星，那日駕雲行經河南地界，見金郎這番情形，發起慈悲之念。往北斗星君處，公事已畢，返天庭至通明殿玉帝駕前復旨，奏道：「那年陛下命臣送貶第十二金童下凡投胎，臣昨日駕雲行經此地，忽見怨氣沖天，撥雲一看，始知金童備受折磨。雖金童應受劫數，誠可憐可憫！臣特奏請聖上賜解脫方法，不然，恐遭其嫂毒斃，無可挽回。」玉帝聞奏，諭道：「第十二金童那年下凡投胎，至今方有九歲，須到十三歲，方可圓滿超昇天庭。卿既有憐愛之心，又恐其嫂毒斃，卿家有何方法令其解脫麼？」太白金星奏道：「陛下既發慈悲，臣就陳奏挽救方法。金成家中有牝牛一頭，刻下腹懷犊牛，准於明日生產。陛下可降旨，命金牛星下凡，托附牛身，使其產下，可和金童作伴。有患難之處，金牛星自然報告金童，即可免性命之虞。」玉帝聞奏，點頭允許，降旨道：「差卿往斗牛宮，命金牛星下凡挽救金童，以待金童難滿之日，金牛星可以化身脫離，搭救同上天台。」降旨已畢，玉帝退朝回宮不提。

太白金星領了玉旨，退出通明殿，走到朝門以外，駕雲而去。一路由東而西，經過天河東雲錦宮旁，直往無塵大道，至斗牛宮前下了雲頭。進入宮中，至西廊下會見金牛星，面宣玉旨。金牛星不敢違旨，遂別了天神天將，攜帶天書寶物，隨同太白金星出了斗牛宮，同行駕雲，直往南天門。出了南天門，直往河南地界，到了洛陽縣牛家莊上，撥雲分別下去。太白金星自駕雲頭回天庭復旨不提。

且說金牛星帶了天書並寶物藏在身上，下來附入牛身。那牛正在臨產之時，將欲產出，金牛星已化魂入魄於牛身。閱書諸君駁問在下編輯之人胡言亂道：「那金牛星既下凡投胎，何以攜帶天書寶物，難道化作牛身，尚能施用天書寶物麼？」諸君有所不知，神仙舉止，凡人何能識破？那可與人見聞？即如人犯天條，欲作隱惡之事，忽然半空中霹靂一聲，惡人立時殞命，又不見神仙的跡影。可見神仙行為，天機奧妙無窮，凡人安能得知？閒言少敘，再說小牛產下之後，牛金成忙命家人代牛洗浴，及看待老牛等事。以後老牛不久亦生病而亡，但剩下小牛一個。那小牛漸已長大，能以耕種田園，能知人事，又能言人語。那牛說話，卻只對金郎一人可言，對金成眾人概不出聲。自金郎廢學以後，又過了一年，無事可做，無書可讀，每日受其虐待，說著令人聞之酸鼻，聽之傷心。正是：

吉人自有天來相，蒼天不加悔罪人。

馬氏見金郎已經十歲，不准金成再請先生與他攻書，叫他終日牽牛牧養、上山放草，金郎不敢不遵，只得牽牛上山，竟牧耕牛。那牛頗知人事，見了金郎之面，似乎故舊一般，搖頭擺尾，喜悅形狀。到了山上，任金郎坐臥玩耍，並不擅離左右，早隨金郎而出，晚隨金郎面歸。馬氏以金郎作了牧童，更加視如豬狗一般，命金郎日裡上山牧牛，夜間牛欄內同眠。金郎也不敢違抗，只得依從。

一日晚上，金郎睡在牛欄內，將至半夜，正在濃眠之際，那牛以足踢醒。只聞牛言道：「小主人金郎醒來，我有言向你說明。」金郎被牛腳踢醒，唬得魂不附體，怎的牛能說起話來？又聽了那牛說道：「金郎，你明日午飯之時，有性命之憂，我故把你踢醒，告訴於你。」金郎詫異道：「你何以知吾明日午飯之時，有性命之憂？請道其祥。」那牛回道：「你明日回府吃飯，你嫂特製藥麵，你兄進城未回，正好毒你。我已知此事，預先告訴於你，免你受毒。」金郎道：「我嫂有心害我，固是真情，但不知你非人類，何以預知？」那牛道：「我既在府上為牛，彼此主奴均有緣分。問我何以預知，世人以畜類口不能言，惟耳可以灌聽百里。即如我作人言，此不能洩露天機，你也不必追問，只好緊記在心便了。」那牛言訖，再不做聲，便倒身下臥。金郎見牛如此，自己仍臥一旁，思來想去，終是不明：「既嫂害我，牛能預知，牛依人言，甚為奇怪。」若知明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